宣判下（二）

自判下(三)

画巻 下 (二)

（製炸）（辰）（被擒）

歸不得不權為文明家之欺騙東朋醫社屢與日藥商交涉現跟貿易彼素信之楊鐵海又工日語彼不知其為越黨人也向彼賒貨三百元賣藥度日未幾醫社取銷見啚亦受其損失不之恤也其他呼號所得則專為同志奔走之用黃仲茂親往廣西結睦桂省綠林及諸民軍之被散者以彼皆槍枝具足又皆勝廣之流也鄧子敏黃某鄧某往香港設一秘密製造所專製火藥及爆炸謀再如前之作其後黃仲茂被捕阮誠憲及黃廷輩皆被引渡鄧子敏失三指又被監禁禍胎皆於此辰釀之陳有力之暹羅謀以少數軍械輸入國內梁立岩潛田圯圻阮燕貽潛田南圻皆出於冒險等欵之計劃三君先後就擒擒嗚呼痛矣

癸丑年三月（一千九百十三年）余與枚翁老蚌專任留守在粵之機關同任者尚有四五十人忍饑耐

（河城烈士傳）

渴不可終日然尚欲為空城張幟之計畫余乃詳錄河城投毒之始末著河城烈士傳
付石印成托杜基光潛帶入內密散於軍隊之間冀其引起習兵之觀感以預策董仲
茂阮式庚入內辰之鄉音應也河城烈士者據余所聞則為黎廷潤阮治平杜廷仁及台
軒等人於戊申年謀毒殺法兵奪械襲城之事事露而敗亦所謂無名之英雄也述
此事杜基光之結果不可不記余曾於越南義烈史詳之今摘其畧如下

（杜基光）

君之赴粵寔為越南光復會方興之辰及其漸衰而廣東廣西之路已梗君乃自願

（墨山）

得少許旅費由雲南鐵路回北圻余因以運動軍人事托之初與君同來之一人曰阮黑

山寔給君以出洋之旅費君不知其爲偵探也與君周旋於粵幾半年又入南京軍營習兵事亦幾半年同勞共苦君益信之君之往靄雲南擁黑山以俱因黑山辰有密戚寄到故君通漢文國語文亦佳辨說尤能動衆聽臨行辰攜帶光復會文件甚多乃大施運動於旅滇之我越人我僑充滇越護路兵及通記陪丁伙夫沿蒙自一帶凡五十人加入光復會未幾歐戰事發君又得駐蒙自德領之贊助運動益靈遂由護路之介紹潛回河内陰結習兵隊長某某秘密加盟事發君被捕君案所干連者河城習兵隊長一名旅滇越人自訖蘭而下五十餘人同日被刑於河口蓋法人以此懲其他之越僑也君所組之支部竟一網無漏者皆黑山爲偵之功君既得斬刑黑山以自首免

罪旋得奴銜而所派遣黑山之老張曰阮夏長得授知縣嗟夫為區區奴隸之名位而慘

害其愛國之同胞至數十人之多如許肝腸吾無以名之矣余聞同日被戮之五十人中記

蘭尤為可敬蓋此輩之翹楚也惜不詳其歷史

癸丑年四月余往(徐?)廣東處前所籌畫(俱)失敗則同往之四十餘人不死於革命而死於饑寒

勢有欲至余乃急為改圖(途)之云乃覺言之來年在外之運動皆文明之乞丐耳因憶余

在日本長有湖南人張輝纘者我留學振武學校諸君之同學友也其人富於義氣

尤熱心於革命余嘗與之接洽今民國成立君被任為湘軍師長湘督譚延闓又為

余文學緣乃以三月下旬偕梁君立岩赴湖南訪張師長且謁譚督初抵湘晤張睬(睬)以人

振華興國宣言書及其章程張大悅為設洗塵席約其同僚陳嘉佑等十餘人一一為余介紹
且言自日間為余籌集借款三千萬予聞之狂喜幾欲起舞詎知纔及明日而事情忽
變國民黨討袁之兵已發起於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湖南以唇齒關係勢必加入戰團
而前夕所晤談之諸要人辰皆手忙腳亂無暇他圖昨所許者只竟錄三百元為歡送
回粵之費事之變化倏忽計莫此若噫辰運之方屯而亦足証倚賴於人者之必無良
果也自此以後乃為余淒涼慘淡之辰代

中華第二次革命

癸丑年五月（一千九百十三年）中華第二次革命之役延及兩廣陳炯明在粵出師援湘陸榮廷龍
濟光受袁命討陳陳走龍遂督粵辰袁已有潛謀稱帝之意外交態度傾於桑

（預為親德）

（沙露氏 中華）

和隨去龍來與政府對我黨情形大與昔異壬子年所成立之我黨機關已暗被解散

益深慮其失諸人之歡也余於是仍回周氏學館而於河南另借一德人教會所出租之屋

以處其徒黨因是長德法衝突之事雖未定形而在華各外交家已早知其發在旦夕余

頗有所聞將預為親德之地步也此計劃正在萌芽而靈活機警之手腕終為強權家

所先占則亦無寔力之故也使當長有款數千元余必為赴德之行不至為四年之革命囚矣

癸丑年秋七月法東洋全權沙露氏親往廣東直接與龍督交涉要求引渡越南革命黨

其重要人為強梳潘佩珠枚老蚌且謂諸人皆有殺人犯之嫌疑指河內飯店炸爆事也

龍督許為捕拿俟查得証據即行引渡與督署中人有關偵探長者曾以事密告余

勸其離遯粵。余本有離粵之志，所苦者兄弟相依尚三十餘人，且余去則乞丐團無傳頭，生涯無可爲謀。惟侯漸漸得欵陸續遣散諸人，余亦遠颺矣。辰所外侯往香港，余因慫恿侯爲同日赴歐之行，而勸侯親回南圻募集巨欵，以南圻非侯親往欵不能得故也。

侯南回一度

侯然之，於八九月間冒險南回，留住僅十餘日，集得五萬元，初出至香港，即被港督捕送

侯被捕

警獄。蓋沙露金權抵港辰亦已要求港督引渡侯，如余之在粵也。侯爲此故，急於脫身，章袖中多金，即以港銀三千元徵納於英國大律師，來律師擔保在外候審。侯出獄急

殘遊歐之投

樂再不乘日本商船往歐洲，倉皇避死之中，不能會余一面。余以是遊歐之計竟不能成，居無何而余爲獄中人矣。

被囚四年

癸丑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先是有粵人關任甫者本嘉識余得法人賄銀二千元設爲暗通陳黨之誣語以告於龍督勸龍引渡龍本無所忌憚之小人所以未即引渡余也者俟得投機之商賈品耳今又聞余通陳則殺機大動乃以是捕余與枚老蚌翁鐐鎖嚴固如重犯然而余所居住之閩館突被搜索幸所搜獲皆越南革命黨之証據文件無一與陳黨關係者又拘捕館主閩歐生監直至十五日但絕無我黨與陳黨往來之事龍乃釋疑然居余爲奇貨乃拘余於陸軍監室一面向法人要求以借道滇越鐵路引兵由雲南爲引渡余之交換條件余此辰性命危於一髮幸北京内閣總理段祺瑞仁厚君子人也素保護我黨甚力而梅山阮尚賢先生辰方寓北京住粵諸兄弟鄧仲鴻等

梅山見坐乞援乃急發電促梅山乞援於段段兼長陸軍部即以陸軍部命令電龍切囑保存余與老蚌二人龍不得已乃拘余於觀音山禁絕我人不得來往探問且言於法領事為已決自癸丑至丁巳議斬余以此結法之歡而枚老蚌翁則別監於警察署以其非主要犯故余在獄凡四年自癸丑年十二月至丁巳年三月龍軍為護國軍所敗走瓊州余始得釋四年中絕不見一我國人之面并我國人之聲音而亦不可得聞惟余頗諳粵語龍督又為粵人所深惡余因於監獄中結交得廚夫名劉亞三彼為粵人余亦自稱為粵人前後左右皆為龍部滇人余因是亞三感情甚密每數日必密托彼往周館一次以故我人在外之音信得長長密輸於獄中余在獄中雜吟甚多但能得國語二首

1) Vẫn là hào-kiệt vẫn phong lưu, Chạy mỏi chưng thời hãy ở tù.
Đã khách không nhà trong bốn bể, Lại người có tội giữa năm châu.
Bó tay ôm chặt bồ kinh-tế, Mở miệng cười tan cuộc oán thù.
Thân ấy vẫn còn còn sự nghiệp Dẫn bao nguy hiểm sợ gì đâu.

2) Nếu chết phăng đi cái cũng hay, Còn ta ta lại tính sao đây.
Trời đâu có ngục chôn thần thánh, Đất há không đường ruổi gió mây.
Tát cạn bể đông đành tắt lưỡi, Phá quang rừng bắt vẫy đôi tay!

Anh em ai nấy xin thêm gắng, Công nghiệp ngang thu nhè một ngày.

（獄中所著）

於此囹圄生涯中，假或運動得一酒樽，視為無上幸福，至於下酒物氣味絕佳者，則腹所咄之文字也。總前後所著。

國魂錄文一篇

魚海翁別傳

小羅先生別傳

黃安世將軍別傳

再生生傳

人道魂

100

重光心史　予愚識

以上為六篇文

河城二烈士小傳

建國檄文（此文作於歐戰勃發辰）及其他短篇則并其名目而忘之矣

甲寅年（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為余入獄後之六个月陌一當?為余購報紙使余讀與彼聽一日讀國民日報有大字題為歐洲戰雲起矣之一幅余以為我國於此辰必有一驚天動地之一局使獄中人為之揚眉吐氣也詎知自此以後則凶信重疊而來蓋因國中熱心赤血之男兒皆欲棄此辰期完我夙志膽烘膺漲突起狂跳許大好頭顱悉竟斷送於獄人之手余之幸而不死豈非天耶今略記獄中所得之凶信如下

（獄中得凶信）

一梁立岩在滬被捕

二陳有力在暹被捕

三黃仲茂在廣西失敗回港被捕

四杜基光在頭失敗回河內殉義

五林德茂教忠在暹羅被捕回河內被決

六阮仲常回內被捕

七黃仲茂陳有力同日殉義

八維新事發南昌君殉義

南昌○南昌爲蔡蕃先生之別名君熱心國事長於經濟有辯才與小羅魚海諸同志共事多年甲寅間國內同志幾於一空君獨爲碩果迨維新皇以愛護國民事敗去位君又爲主動之要人被捕得死刑（此役死者數人）余於入獄後三年始得聞之嗚呼悪耗疊

絕食旨

隨雲屬至怒潮長逐海濤來余在獄久一次絕食祈死已七日矣其日適得歐戰信到予喜復食豈知其悲爲真境而喜乃夢想耶余獄中所作哀悼詩甚多今不能記

（蜀詩）

但記得四句云頭恨不光（先）朋輩死心難共與國家亡江山剩我支殘局魂夢隨君涉遠洋

於此四年中有一事可特別記者亦我國人所當懲毖之一端也

（1915）

乙卯年（一千九百十五年）九月余方在獄中忽阿三以一密書付余余拆視之則鄧子敬手筆畧云

（德奧公使）

駐暹德奧二公使有以越南革命黨事密訪於暹人暹某親王（即前余與接洽而贊我耕田之工作者）介紹子敬於彼子敬往謁則許以力援但須得其領袖來者且注意於所外俠與余因余與俠素爲暹人所知而德奧二公使皆素聞其名故也（所外俠曾駐暹數月暹皇族多與之遊）柰今所外俠方在歐洲而余又方在獄請余爲畫一策余辰以梅山先生現由北京回越粤擬請

梅山代之行余答子敬書囑以此意而另以一書介紹梅山於暹京親王囑子敬攜之返暹偕梅山往謁彼梅山從前未入暹境得子敬俱往亦可無礙自此以下皆梅山子敬

梅山子敬往暹

二人往暹後歸述與余者

梅山抵暹初由某親王介紹於德與二公使訂以次日再會談越日二人抵德公使館門則已有門童守候纔通帖二公使即出門與二人握手隨相攜為散步之遊既至一空曠無人之處德公使於懷中出銀票一萬元授梅山子敬謂二人曰援助公等今尚非其辰此一萬元聊代一盃咖啡為吾儕與貴國人結識之媒介物公等若能於貴國內發生一種之影響使敝國政府聞之必得我政府之助非在數百萬元以上之給欵何能名為援助

今此區區者聊表我黨暨國之熱誠出自我二人之意尚非政府之意也二人既接受此欵携之返粵因造出其後之失敗

按此事雖小足見德人辦事之精神不飭虛文不輕然諾始則不待我黨之請求繼則不惜重金之輕擲而且授金談話皆於空曠無人辰行之慎密精細如此安之以國內影響之發生許之以數百萬元之厚援重國事而結外情無微不至視我國人之行事能若此幾何爲之三嘆

102 分為三欵 到粵 一百元

此一萬元到粵寓粵諸黨人分其欵爲三路之用一路由阮公孟孝認回東興爲謀襲芒街之用一路由阮公梅山認回龍州爲謀襲諒山之用一路支與黃仲茂爲謀

襲攻析襲河口之用長黃君仲茂方在滇故款僅一萬而用途若此之分其失敗固意中事然深
察其內情則分途進行特其第一目的以故當長所分與黃之款黃固不受結果維
武敏庭阮海臣以數十人襲攻諒邊一法屯被傷一人其名曰巴門事竟全敗其後黃由
滇返桂渡港之還遭種種失敗以至於死此事其一原因云嗚呼黨派之意見其債事
誤國流毒無窮吾輩可以鑒矣

（1917）
丁巳年一千九百十七年三月龍濟光敗棄粵走瓊州始放余余離瓊州辰有雲南人名曰張天民
被為龍部下一參謀官見龍敗棄龍願入我黨余攜之至上海余始悟在獄危險之事
護國起軍蔡松波首唱於雲南龍謀以一師團假道滇越鐵路直趨雲南為軍事上

極便捷之計劃派遣其兄龍覲光詣東京直接與沙露全權交涉辰我國華語通譯員阮某也此事若行則引渡余乃為假道越都之交換品㴑然余身價值亦殊不薄

法人眼

柰法政府為世界外交第一家手腕眼光俱極銳利知袁等之終必敗不欲授怨於華

光

民況龍為無厭之豺狼今假道於虜以滅號法人非虜公比豈肯許之龍計不行而余竟仍為不值一文之越南人矣

附

接四年廣東之囚巢南先生之免死其中有一線離奇之事蓋其始也龍濟光已默認法政府之要求而逮捕將君為奇貨以邀種種之利路法未之允（如假道滇越云云）繼而北京政府段軍長又有保全之電龍已居於上下做人難之境其始加以通陳炳明之罪特假托為辭耳

至是龍乃一面謝法人謂已行刑一面又遵北京之命保全之乃拘幽巢南翁於觀音山之陸軍監室禁絕我黨不許往來其左右吏獄者皆雲南軍人除兩三廚人乃粵人此輩亦不知巢南翁爲何人但認爲廣東人反對龍督而被逮云耳龍之所以爲此者以既許法人恐其露出馬腳而又遵北京之命又不敢違故爲此姑息之事不然湯覺頓諸人龍亦然殺之無憚何有於巢南龍之敗也并引巢翁至瓊州乃赦且殷勤有言心事贈銀二百元促之他往云此事巢南翁爲余述之以此段先生自判集中言之不詳故附誌于此 落園

丁巳年一千九百十七年四月余至廣東役周氏館周母爲余言近數月來越偵某某無日不至母家蓋因龍敗棄粵法人料余必脫獄跡余益急余住粵僅一日夜即走上海此地又爲英法

（依梅山）（楚征出）（圻侯招）（遊滇之志）

租界嗅狗成群余又不敢往上海聞梅山先生與胡馨山方在杭州余往依焉適其長楚任由內出方旅日本跟圻外侯以書招余謂有銀二千元來則全付之任所欲爲余念黎初回首此銀胡爲來哉沉思久之方瞭然於此銀之來路是辰歐戰已逾三年尚未結束但閱華報外電則德軍捷報最多法國比部九縣俱已淪陷余初出獄即有乘機歸國之意但桂粵港邊諸水陸程途俱已荊棘遍地惟由滇西越一路我人以途遙費鉅無人渡關且滇中當路多余舊日識或能爲將伯之助余以是甚願爲雲南之一行計遊滇旅費至少亦須一千元若得黎君款資不妨利用繼又接陳有功君一信云日參謀部計劃對德宣戰非日本心不過遲望多辰俟兩方俱形竭蹶則彼必將收卞莊一刺雙虎之

湘利現得之此中要人云已與德人密商特別三條件此計若行則外交洩由湘必有一番突變（往日本）余於是渡日表面會銘而裡面實欲接洽犬養毅福島諸人探察日人對德之真情也余辰往日又幾三月而蔡所許余則但月給旅費二千元之款尚悠悠無期余促蔡踐約則云須月給五百元四个月則可充數至是年七月乃只得一千餘元然回華心急不能復待（回杭州）遂以七月偕陳有功回杭州纔至杭州寓湖聲山之家忽接一書由北京來為張國威談余（國威）損遜二人所寄余者談君於光復會成立辰初出洋至粵與余會光復會解散君乃上北（損遜春）京入士官學校畢業後仍留北京張君亦然歐戰辰期中二人復奔走於運動德人之事但駐北京德公使守持重態度遲之又遲至是華德絕交天津德租界德人奉德公使之

交德

咨旨訪我越南命黨許與以援手其人為二人所夙結以事告二君且云須立一會〔合同〕文兩右偶有要人蔡字乃可張黎此書即邀余來北京謀成此事也余辰已為驚弓之鳥得書憂喜交并先以書答黎囑其以越南光復會名義與彼磋商雙方俱草立合同僕各得同意則蔡字辰余必親往黎君接書乃往返於天津與德商接洽數次彼云現德華宣戰我輩不日離華所有軍械若干現款若干將被沒收若君等能發難於東洋我輩以此項援君等然後結立會同為互換利益之契約則甚善也黎張乃與駐北京諸我黨人如黃廷珣鄧鴻蒼四等斟酌條件稿一合同草文至天津將晤德人為合同之磋商初入英租界未至德界突被英兵拿捕搜

（二君被捕）

其懷中得合同草文乃引渡於法領事務君先被捕張君以後行得走脫其後黎被解回河内以通德罪得終身流因案死於内所此事始末據調查所得則一雲南人爲法探得賞銀三千元而此雲南人者潘佩王之密友曾與黎張同學於士官學校者也

余由滇回國之志願因黎張一信延緩至一月餘天津悪耗來而余行計乃決矣

（決去避滇）

原通滇有二路一由廣東廣西經越界北寧河内可乘滇越路車至雲南一由上海南京取船路經湖北四川黃(貴)州抵雲南前路快坦而決不能通後一路艱遲而勢必可達余與陳君有功離杭辰秘不令外人知盖此行所抱之目的頗遠大不圖抵滇後事竟遠以徒多一跋涉崎嶇之戲劇不得不怨天工之多事也

月上旬離杭州不敢經過上海由航路至蘇州乘滬寧火車至南京又改由航路溯長江而上經湖南湖北至宜昌住一旬以待船期是辰南北之戰未息宜昌以下爲北軍界線夔州以上爲南軍界線軍事辰期川途多梗乃向北軍總司令吳光新取護照文方能雇民船入夔州府夔爲其地南軍之第一重險要也於此乃發現大可笑之事初是夔府未及通知於南軍總司令入旅館坐未定即問軍營所在館主以白帝城對余聞白帝城有先主祠武侯廟覽古興濃忽忘檢點遽與陳君相携訪白帝山纔到山麓遇南軍巡哨詰余所從來余操華音必不能及華人彼已疑之搜懷中又得吳光新護照文彼以爲北軍之間諜也急引余至總司令部部長爲

王天縱、王傳引余等至軍法司司長查審余且令衛兵於前余磨刀霍霍以踢余等神色。幸南軍有湘省人何海清爲師長與余素稔余乃以書乞援於何師長拘一點鐘許而何師長之函至余得釋回至旅館則館亦被搜查矣好奇覽勝受一場虛驚亦膽大而心不小之證也。

川中素多土匪而是長散兵敗卒瀰漫山河行人爲之裹足館主語余曰君等非得大軍護隨則不宜前往往則爲匪所啗矣幸其長唐繼堯能熊克武在渝將開軍事會議而護軍總司令亦打點付會余詣王色靈於王王既知余爲越南革命黨者則深悔前事之冒昧益加禮焉乃命以余二人所乘船夾王船以行沿江十餘日自夔抵渝即

重慶府也一大都會也一隊雄兵若爲余護衛者余既入渝謁渝軍總司令黃君復生君中華革黨之先輩也年十八歲皆汪精衛入北京爲暗殺滿清攝政王之舉與汪同獄民國成立乃得出獄充總統府秘書余曾一度晤談於南京總統府今日再晤歡逾登龍但念我國前渡途去如箭前黃亦不可挽乃贈以贐三百七十滇金余行已決但自渝至黔即貴也行路之艱甚於川地武侯南征辰所謂深入不毛此其地也今因兵亂盜匪如毛淡月山行失人更險駐渝幾半月矣寢食不寧度日如歲幸唐督以軍事會議終戢旋回滇余於滇部將領多與舊識遂與之偕一路大軍亦若爲余護衛者山行半月抵畢節即貴州中心地唐軍駐畢余亦滞留數旬唐行余又隨之又逾半月乃達

所夢想之目的地辰爲十一月矣計自八月迄茲由杭至滇所經凡中華省地六難艱險阻

西南旅行記

之備嘗而豈知此艱難險阻者尚非吾最終之目耶余曾著有西南旅行記步步皆

驚心動魄之事惜歸辰不能携之俱也

至雲南省城之日爲十一月下旬一千九百十八年滿城三色旗與五色旗交叉紛飛沿滇越鐵路一帶

尤爲三色旗遮天蔽地之區域余睹之愕然幾於口呆腳木因自九月至茲奔走於長山叢

藪之中無一報紙可讀我輩所聞則認中華爲開明之國然僅於中原各省大都城見

之至如山林邊僻之區則其幽閉比我爲甚抵省之明日急走至雲南閱報社始得歐

戰已停德已屈伏法國既以勝國自雄連數日間皆爲祝捷凱歌之慶賀日也噫嘻

108

此行初意

鄧君被捕

余於饑寒交迫之中，忽得一千餘元之欵，方感戴楚狂君之不暇，而竟擲於徒勞無益之風塵，愚亦極矣。

此行余之初意，以爲歐戰云非五六年不能散，我於此辰乘法人之敝，冢有鼻蟻寔鑽之，獅有耳蚊寔噆之，其七顛八倒而至於斃，固意中事也。况滇越鐵路，滇人豈甘長此讓法，獲助於滇，理亦宜然。豈知一抵滇城，則法人呑天之氣，欲使滇人心膽俱碎，唐繼堯素知余者，且余來長携有黃總司令書勸唐援余，然竟不敢接余一面，但囑其警察長鄭開文（鄭留學日本辰，與余甚相得）善視余，且勸婉余離滇。余住滇僅十三日，而其鄧子敏久在滇，爲運動越僑之計劃，唐亦徇法人旨，堅監鄧君，余乃投書於督府請放鄧君，不俟

鼻　囋　燄

回答遂離滇就杭萬水千山匆匆照躑躅來辰路矣
余離滇行到渝城則囊中青蚨俱已烏有余不得已再謁黃後生君黃君勸余在
（爲諮諜官）
渝入黃幕給余以一聘任文憑文云特聘潘思漢先生爲川軍總司令諮諜官月俸
金一百七十元總司令黃後生即余姓名之下着官字寔以此爲第一日任職僅七日而領
餉期到余得餉即辭黃別渝余之目的在餉不在官也離渝辰到已爲丁巳年十二月
下旬矣越明年戊午正月下旬余旅杭
計此行客途千辛艱苦萬狀而陳君之忍耐艱苦尤爲可敬由渝至滇又由滇返渝往
返凡七十日程余長或雇馬與輿陳君則完全恃脚力耳途間雇用挑夫擔負行李

109　1918 (1925)

彼走甚疾防彼挑之逸須步步緊隨此事一任陳君余但褁一氈慢隨其後余脚不敵陳君遠矣

一日行與州大山中山空曠絕人跡余距陳君約三法里忽大雪驟降鱗甲蔽天滿地白銀路不可辨辰日暮矣如能走一點鐘則逾此山可抵所豫定之村店然勢已萬不可即余乃以氈褁身臥於雪地周圍皆雪被也口占一首云

一宿山中雪單身石爲長枕草爲裀明朝殘月披氈走四顧蒼茫我一人亦趣事也

戊午年至乙丑年（一千九百十八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寔爲余閑散蕭條之辰代革命之行動寔無事可指者但使余驚心動魄爲之哭爲之歌則有二件事余筆下不敢擱遺然皆有起有沒之

波瀾瀾非余吹之，而亦非余滅之也。

戊午年二月（一千九百十八年），余方爲恩人淺羽先生竪紀念碑之事，旅居日本名古屋。其地有帝國高等工業學校，同志李仲栢君入學於此，余故就近僦居。鄉便日長久，忽接潘伯玉郵寄一書，要余救枚老蜂公出粵獄，奔走運動之勞由伯玉擔任，至費款則楚狂任之。余得書深以二君盛心爲感。先是粵獄四年，余與枚公音問隔絕，一在觀音山砲臺，一在廣東警察署，幾如東西兩半球之距離，所以余在瓊得釋，余意枚同辰在粵亦得釋矣。其仍在獄中，則寔完全出於潘森所報告，彼二人調查之精確，亦可驚也。而其請余救出之事，余亦義無可辭。此事結果，則枚公出獄至上海被擒，余深悔救出枚

（1918）

居日本
李仲栢

救梅翁

公所以鑄成擒枚之假力余罪之大復何能辭我雖不殺周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料人料事之

闇其造孽可勝誅乎

戊午年二月余得伯玉信發致一書於粵督莫榮新請放枚公旋得莫覆書云此案

全由警長魏邦平查辦余復致一書於魏長廣東政府財政部長曾彥爲余道友

余并致一書於曾求爲緩頰至三月下旬而枚公得釋矣四月間枚公至上海即寄余

希皐

一書附以希皐金臺二君手筆希金二君皆純粹志士被錮崑崙與九坊先生同辰

金臺二先生

脫獄結筏渡洋孤泊死生經許多波折乃能到上海者余昔遊暹船經崑崙島下

110

崑崙詩

有一絕云此物經吾眼凄照欲斷魂平生遊歷遍未得到崑崙今得二君信喜殆

（三人獄捕）

無極豈知吉信來真而耗噩忽到纔四五日則胡馨山書來云三人俱被捕矣此信至余匆忙離日回杭欲得此事之真相也耗矣哀哉枚山之脫男獄金臺希皐之脫崑山命獄皆所以造出潘佐王背父叛國之奇功而為其幕中人者誰耶則吾儕不必問矣

（法越提攜）

余乃及於法越提攜論文之原委此固由黎與潘二人誤余寔亦余誤信黎潘之罪也戊午年正月黎從內出昭余於杭州法越提攜四字之名詞入余耳者此為第一次彼以為沙露全權之政策與向來諸全權不同黎又云沙露社會黨人社會主義與法國植民政策大相矛盾黎又歷陳沙氏之種種政績如立各學堂改行地址新律許

我人得結社立會如開智進德會云云余初不甚信其言然念果如所言則將計就計未必無轉旋之餘地余因謀於潘佩玉是長余左右其共事多年曾冒險多次助余耳目成績頗多者莫若佩玉而此次發出尤與潘極意綢繆潘提携之熱已達極點余未之覺也疎闊之極潘之言曰欲成大事不可無詭謀今先生但作一理論之文專言法越提携之兩俱有益法人得書則謂吾意已緩和不專注目於吾黨吾可以遣人入內與法人周旋為吾黨之間諜法人之情狀吾能窺之國內之秘密外人能知之係黎君言亦甚得策余信其言謂彼決無背父叛國之理故也爰著一長篇文題為法越提携政見書獨醒子撰撰成潘佩玉繕寫文末署潘佩玉奉書五字

(1919)

有議意在也茲携此書南歸又四五月而潘公廷達之愛兒君照以為拳髮須之患徇用間之難、吾至是乃深信孫子之不我欺也、

己未年六月（一千九百一十九年）潘伯玉會余於杭州為沙露全權甚願與余商提携之策余要以須法政府派人來會商且先提出若何之條件非得余同意不可潘諾之反入內其年三月伯玉先自內寄書於余云政府已允派員來會其條件若何俟派員來兩方互訂其年五月即有一法人名尼客與伯玉俱至杭州先由伯玉通介於余余要以會地點會日期須由我方決定臨辰及可宣布又彼方只可一人來我方若干任我自由帶隨否則不會伯玉商於彼彼皆許之至辰則會商於杭州西湖中心之湖樓亭余自陳（時）有刀胡馨山

及他三少年偶往坐定畧酬應數語尼洛於懷中出一紙文用法文翻以國語曰此沙露

金權所親授之意旨也余令一少年誦之余大錯愕令錄其條件如下

余之一方須承認下之二條

一宣布一文於國內取銷其革命之意旨與其行為

二須歸國若不歸亦可但須指定一在外去住之地點以近法租界為最宜

東洋政府之方面則待以下之二條

一若歸國待以南朝中一重要之位置與特優之俸金

二若不歸國則厚給以長任在外之旅費及其所需求者

余旣決定一種尊旨，則繕一答覆書，用國語文辭剴提携之眞意，拒絕其不正當之條件，由李仲栢君精寫，付與潘佩玉，携歸河內，致與全權沙露。余直接與法人之交涉之文字，此爲第一次。此書另詳錄出，我同胞讀之，則知余所謂提携與彼所謂提携逈然冰炭矣。

（上北京又渡日本）

己未年六月，余離杭上北京，又渡日本。自此以後，凡四年間（一千九百一十九年至二十四年）每困坐無聊，則復一度爲無謂之奔走。庚申年十二月，聞紅俄社會共產黨每聚集於北京，而赤化之大本營即在北京大學。余好奇心動，欲研究共產黨之眞理，乃取日本人布施彌治所著

（交俄人）

之俄羅斯眞相調查一書，反覆尋味，譯成漢文書，共上下二冊，於勞農政府之主義與其制度，此書極詳。余乃携之走北京，欲以此書自介紹於赤俄之社會黨也。

153

余至北京得面晤蔡元培北京大學洨校長蔡大懽洽介紹余於兩俄人一為俄勞農遊華團團長某君（俄文名余不能記）一為駐華大使加拉罕屬員之漢文參贊拉君此實是為余與俄人直接締交之第一幕

余因問拉君曰我國人欲遊學貴國先生能為指示前途否拉曰勞農政府對於赴俄遊學之世界同胞大為歡迎如越南諸君能遊學尤為便利由北京至海參威水陸俱可達由海參威至赤塔有鐵路可入西伯利亞以至莫斯科計程僅十餘日耳學生赴俄必先至北京由我國大使給以介紹証書得大使書則自赤塔至俄京火車及食用各費由勞農政府優待計自越至俄需費一百元以內當亦易辦但

遊學生於入學之前必先承認以下之條件一願信仰勞農之主義二學成歸國必任宣傳勞農政府主義之責三學成歸國須實行社會革命之事業在學辰與歸國之費用一切由勞農政府擔任之以上皆為當辰栝君與余會話之辭今日現情如何則余不能知也其令余不能忘者俄人語余辰現出一種和藹誠寔之氣象詞色皆在若淡若濃之間猶記一語云我輩得見越南人乃在君始君能著一文書用英文詳述法人在越之真相即以贈我我當感謝不忘云惜余不曉英文無以應也

此行余又得一可笑之事并記如左

初余在橫津出發往大連乘一裝貨輪船中但容九人余為一人有某一人自稱為日本工

114

(1921-22)

人全身穿著皆工人式在船中與余談笑甚相得至長崎船將著岸忽失此人所在及

（翌日）至大連而余與七人俱被日警署逮捕送監余入獄四日署長釋余延余入坐說明此次之誤捕蓋因朝鮮革命黨人林某行刺一日僑於東京此日僑為朝鮮共進會會長林某刺之遂逃脫日警捕之急林乃潛乘余所乘之貨船謀走大連知不能脫至長崎而逸越南革命黨人卻得為朝鮮革命黨中之嫌疑犯世事之互爲因果亦甚奇矣

庚申辛酉數年間（一千九百二十二十一年）余往返於杭州北京廣東亦復經過東三省順路由安東入

（遊歷）朝鮮渡日本探訪外僑數次不過爲遊歷考驗之行無預於革命之工作徂著作

（考驗）一事則未嘗輟因旅費無著則必以賣文爲生涯華報與雜誌所登如北京之東亜

筆墨 為錢

新聞杭州之軍事雜誌寔余筆墨為多然其目的在求食不在文也惟有數種著作

余之福音書

一余之福音此書十二大章純寫開導警覺國民之文一越南義烈史純以爲紀念諸

先我殉國之同胞凡所耳聞目見之事寔及所得於同志追述者錄入是編其尚未登

越南義烈史

棺之人俱不登載葢有待也

亞洲之福音

一爲亞洲之福音此書中一冊專寫爲聯絡亞洲之政策而主意則在於日本（中華）之同心大畧與

聯亞芻言同然此書出現於中日感情旣壞之後故效力不能發生此種著作寔關

接與革命有關係

(1922)

壬戌年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拾五日中華杭州省城西湖畔忽發生一殺人驚聞之暗殺案余於

(暗殺案)

廿一
其年二月回杭州沭沖華此處遂成爲余此之賣文窟矣初余之離滇回杭也方謂杭州爲
中華之第一名區林逋故宅岳飛舊墳徐烈士錫麟之碑亭秋鑑湖女俠之廟墓
皆在是間於焉逍遙辰與九原人晤談福亦不薄且革命舊友惟杭爲多章炳麟
陳其美皆杭產也梅山公亦栖托於是從滕有人尤爲方便所恨地隣上海很跡錯雜
而潘伯玉尤爲此間豪客余亦戒心故不敢定住至壬戌年正月十五日是夕爲元霄〔宵〕杭人
有觀燈之俗西湖湖濱萬燈如晝紅男綠女人海花叢取極一辰之鬧熱忽於爆竹千
聲之中突聞三聲爲六響音短鎗所發者人衆初猶驚怪繼乃狂呼云有人僕於地者
遍身血淋警兵麕集搜其懷中有紙幣二千一百元袖有一等金鏢約六十元其人

則已絕命矣此人為誰潘伯玉也殺之者誰我少年黎人傑英也
辰余方寓北京余友林亮生先生任杭州軍事雜誌總理以書招余來杭先是我國人留
學北京畢業於士官學校頗多以外交關係於軍界中難於位置杭省督軍朱
瑞承段祺瑞之旨（段長為陸軍部總長）經理兼設一軍事雜誌為收容我人之機關余得林書離北

（任軍事雜誌）

京回杭任軍事雜誌編輯口見雜誌中辰評社論小說等欄多余所編撰者余是
辰又成為小說家矣一枝禿筆為他人作嫁衣裳固非其志然月得俸金七十元辰為供
給二三弟年讀書之費與諸兄弟往來行贐亦慰情聊勝無而於雜誌上得發揮其
世界革命之精神痛罵帝國殖民之文得以盡情揮洒則亦壯士窮途中之趣事余若宗、

(1924)

(入內之著作)

是者凡三年又四月其間所輸送入內之著作計有數種
余九年來所持之主義　醫魂丹　天乎帝乎
此三種皆小本專備行人携帶之便天乎帝乎一冊極力攻擊法人之罪惡內容分爲三
大篇 一陰滅人國之尊教家 二陰滅人種之法律政治 三陰滅人種之教育
又有長篇文三種 一爲警告我國內青年文 二爲警告僑暹我同胞文
原文皆漢文譯成國語 至於敬告鄰邦暹羅政府文而余在外辰所運用之筆鋒舌劍乃終止矣
甲子年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余在杭州方在編輯室展讀報紙見上海各報所登之廣東來
電有驚天動地之暗殺案與越南革命黨之炸彈聲皆大字登載余初讀完手足俱

驚天動地之暗殺

震是辰中華各報及外人所發行之英美各報皆一連四五日接續登載其事加以訛批評界世人之知有越南人知有越南革命黨此事寔為最有力之宣傳任北京之俄大使加拉罕聞此信拍案曰資本家之收場則當有是則知此事之影響亦大湜矣余雖不預其事然不敢不記其事之始末

甲子年六月日東洋全權馬蘭氏將爲日京之行途經香港廣東至横濱東京我黨人在外畧有所聞雖粵黨人皆磨拳擦掌欲有所試然快談容易而寔行甚難凡事皆然況對於一國之頭等政治家而加以大抨擊之一聲事何容易且馬蘭此行專爲與日本締結一種密約於東洋辰局關係甚大以故法政府對於馬蘭本身之防衛尤十分

嚴密於馬氏未出發之前東洋偵察局長尼密已密布偵探於香港上海之間如陳德貴阮尚玄及其他某某等凡我黨人所在彼必躡蹤問跡步步跟隨然彼雖極力提防而我亦殫精應付張子房之椎安重根之銃彼固防之而莫能防也

果是年五月上旬馬氏已由日本回香港擬往廣東與粵政府交涉我黨事但行蹤甚秘所乘船爲法兵船其所預定之行情外人無從探測惟我精誠所感觸天或相之以衍此政治家當頭一棒之話劇護隨馬蘭之法偵又以彼之行情寔告於我黨我黨大烈士范鴻泰先生棄家出洋之初即以潛蓄壯志自矢爲越南之安重根及三月抵廣東得聞馬蘭此行躍冶劍光早已破匣欲出惟百諸材料尚需經營而偵輩又日夜於其寓先

生與密友黎傘英協謀用工極苦一面務掩俍輩耳目一面陰伺良機幸此辰有化學家

俄人方在黃浦官軍學校充教員我黨人嘗向彼求新式炸彈之製造法彼樂於相助製

成電機炸彈二顆彈形僅小如柑子納於小皮箱中箱僅如掌大樣式與洋人所攜帶之手唧

包無異又向中華官軍購得六響手短槍二枝皆爲最新欵之犀利器烈士得此二物距躍

三百可知

馬蘭行情五月十八日早七點乘兵船抵廣東珠江天字碼頭午十二點赴沙面域多維亞

飯店應各國外交官之讌席下午六點又於沙面法租界法人酒店應駐粵法領事及法

僑民之讌席烈士旣逢此一縱即逝之機會懷鋒欲試如箭在弦擬定於上述各地點爲

目的地天興之巧碑重發而聲遠轟轉既無傷於華人之感情而又大吐我黃人之抑鬱憤。雖為氏幸免而帝國家之迷夢因此一醒亦我江山之靈所默為指導者也

十七日之夜已預定雇一小舟先泊近碼頭烈士虎蹲其中以俟馬蘭上岸辰即行發爆不意法國兵船將入口之際廣東水上警察署長忽勒令天字碼頭附近大小船隻一概離開不得在防線內停泊馬蘭船抵岸即有廣東政府所派出之汽車接之登陸頃刻遠颺烈士所擬之第一目的地已失望矣

機會尚存雄心益奮越域多維亞飯店預雇定樓上客房擬豹伏其間俟馬蘭赴議長即行爆發然是日英法租界皆異常戒嚴以無外國人護照文都不許雇西烈

士所擬之第二目的地又失望矣

於是辰也烈士手中之炸彈袖中之六響鎗與胸中之電光俱閃爍作光芒其動機乃不可復遏遂出於孤注一擲矣下午六點法領事及法僑男若女俱絡繹赴酒店預備開跳舞大讌席為東法全權洗塵且祝賀此行之成功及六點四十分鐘馬蘭氏赴讌之汽車來須臾則橋門外有一壯年男兒踉之至其人面色微白上唇短髭著洋衣穿洋履操洋杖及橋門昂然直入門旁法警兵皆以為赴讌之法人蓋全身裝束及其行動皆法人式洋警兵不之疑又須臾則烈士成行之辰機至矣點鐘鳴七點叮叮聲下停卓上刀叉聲初動而烈士指端之電機一觸食卓上一聲轟然屋宇皆震食卓兩旁之讌客紛紛

越南國民黨對沙面案

倒地即長炸死者四人一爲法領事與其妻一爲法銀行長與其妻又二人被重傷一爲法醫院長一爲隨員炸彈發後英法警兵與兵艦上之水兵紛紛追拿行刺人然烈士不欲死於法人之手也將奔出橋門然警兵已追則返向店面之江灣而走警兵追急則出袖中短槍指警兵連放二彈遂自投於珠江

一 此爆之發也其志在馬蘭而馬蘭竟逸烈士於九原之下猶爲之撫膺長歎然不得不謂之成功蓋吾黨之意在懲創政治家而不在個人得一懲忌焉則目的已達矣辰甲子年五月十八日也十九日撈起其屍葬於某義地

余於此事著有數種文一爲越南國民黨對於沙面炸彈案之宣言書

范鴻泰烈士傳

一爲范鴻泰烈士傳一爲追悼范烈士祭文

華洋各報皆稱賛范烈士此事以爲膽畧兼優若碑不發於華官迎接之辰不發於外國人讌會之頃而特發於馬蘭全權與法人讌會之一刻所發之地爲法租地所炸之人皆法人則善乎革命家之勇烈而精細也其後駐北京法公使及東洋政府皆累向粵政府要求驅逐越南人及責令陪償損害且謝其收容兇手之罪粵政府嚴詞拒之長孫中山開元帥府於廣東而胡漢民爲省長孫之言曰予未聞有越南人脫使有之亦皆好人無一兇手胡之言曰東洋總督此行所經越粵地皆安如泰山及一入租界乃發此危險事是法警兵不力之罪已無可辭以後法政府欲防危險事之發生可於臨辰照會我國警士兵即入租界爲貴國人保衛則善矣

烈士徇國之二月爲甲子年七月辰中法交涉事請余回廣東爲烈士豎立墓前石碑聊規
示紀念以俟他辰改葬其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廖仲愷汪精衛等擬欲紀念范烈
改葬烈士之事以表示中國對我之感情乃請出公帑三千元助我黨人徙烈士墓改葬於黃花
黃花崗
崗前之一小山黃花崗者中國七十二烈士墳處也對面爲范烈士墓建築壯偉豎以
豐碑碑有亭碑之字如掌大題曰越南志士范鴻泰先生之墓題字人爲鄒魯
余七月回廣東停住至九月因有一種之工作先是越南光復會自余入粵獄後經四年間
黨人以十零八落會瀕於亡至是年春國中諸青年陸續至廣東而沙面炸碑案發
革黨之價值忽增黨事漸有中興之希望會蔣中正長方爲黃埔官軍學校長

李濟琛為校監督余偕阮海臣等謁見此人參觀校場謀送我學生入學事蔣李皆大贊成而校中俄教員三人又與余晤談同攝一影余知現長風潮已漸趨世界革命之傾向急與諸同志商確將先後會取消而改組為越南國民黨爰草出越南國民黨章程越南國民黨黨綱付印宣布其內容分為五大部一評議部一經濟部一執行部一監督部一交際部其組織規模大抵取中國國民黨之章程而斟酌增損之亦隨辰革命之一種手段也

余於其年九月離粵回杭此黨綱章程宣布後未及三月而阮愛國先生自俄都莫斯科回至廣東屢謀於余求其改訂余擬以乙丑年五月一回廣東會駐粵同志商決此問

(1929)

題不幸余竟被捕回國今日之越南國民黨之章程及其黨綱或其修改如何余不之知也

余於己(乙)丑年五月(一千九百二十五)謀回粵一行有二原故其一為改組國民黨之問題已如前述又其一為追悼范鴻泰先生之第一週紀念將於是年五月十九日在粵舉行蓋是日為先生殉國之日也

向來余在杭州滙兄德國銀票寄栢林陳仲克先生在德之學費每年必潛往上海二次以六月十六日為例此次為追悼范先生事早先一月行乃於五月十二日馳往上海擬滙銀事完即搭船往廣東由上海至廣東船行五日程也故余由杭出發携帶華銀四百元寔是為滙給陳君學費之款余入河內獄辰尚有此銀數陳君之枵(枵)腹讀書余寔是負君

多矣至於將余行動之辰刻一一密報於法人乃爲與余同住受余供養之阮尚玄則余不之知也

玄初來杭與陳德貴俱余頗疑之然聞其爲阮梅山先生之姪孫通漢文曾中舉人并通法文及國語文余因其才留爲書記其爲法偵余寔不料也

五月十一日午十二點杭州火車至北站余急於滙銀故寄行李於貨棧而手携一小皮篋出站口則見有汽車一輛車頗美麗環車而立者有四洋人余不知其爲法人諸也蓋上海洋人雜處外客如雲汽車接賓亦大旅館之通例余豈知此汽車者爲掠人之具乎余及站口外纔數步則一洋人詣余前用中國語告余曰這個車狠好請先生上車

余方娩却之曰我不要忽一洋人自車後出力掖余上車車機一轉其行如飛已入法租界矣車馳至海濱則法國兵船已在此余遂寫兵艦中之囚犯矣

余於兵艦中有一長篇古風寄與林亮生忘友摘錄如下

奔馳六十年結果僅一死哀哉亡國人性命等螻蟻 嗟余遭陽九國亡正離稚
生與奴隸群俯仰自慚愧 所恨羽毛薄一擊容易試 殲齊計未就尚蓄椎秦志
呼號十餘年同胞竟奮起 以此蘇國魂大瀰彊權忌 網羅錦山河荊棘遍天地
一枝何處借大邦幸容適 側身覆載間蹈蹭胡乃爾 今朝遊滬濱適纔九站至
飆
飇馳一汽車環以凶徒四 捉人擁之前驅回法領署 投身鐵網中鷄豚無其值

使余有國者何至辱如是、余死何足惜、所處在唇齒、堂堂大中華、一羽不能庇、

兔死孤寧悲、甁罄罍罍耻、

ARC HOANG 125

使余有國者何至辱如是、余死何足惜所慮在危岌、堂堂大中華一羽不能庇

兔死狐寧悲麁驚罍罍恥